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或問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施培應

謄録監生臣蕭文鉦

四書或問卷十五

宋 朱子 撰

論語

鄉黨第十凡二十一章

或問序篇諸說如何曰是皆原於程子而尹氏約而精矣楊氏詆世儒之說為有功范氏說在篇中亦明白而切至也

或問恂恂或以為誠實或以為溫恭何也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以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曰楊氏便便之說如何曰其說美矣然無所據且下文不屬當從明辨之訓為得之曰誾誾侃侃之訓不同說文為得何也曰太史公稱魯道之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亦作誾誾說者以為爭辨之意而晉人亦有侃侃正色之語葢以音義求之亦宜如此此說文之訓所以為得也誾誾之為中正義有不盡衎衎而樂自作此

衎字不作侃也後漢書云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
抑心非朝廷福其意亦以為爭辨剛直為是而有此
言但侃侃誤作衎耳曰踧踖尹義如何曰此未及夫
行也當從楊氏曰與與二義如何曰此未可判兩存
可也曰此其先下大夫次上大夫而後及君何也曰
由卑以及尊也
或問君名使擯諸說如何曰范說得之謝說誠於所揖
恐無此意楊氏躩如之說亦善賓不顧之說則張子

善夫儀禮聘禮篇亦有賓不顧之文鄭氏以為於此君可以反路寢是也禧如之說洪氏以為非心平體正敏給安詳不能爾者亦為得之

或問中門之說曰疏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曰諸說如何曰言似不足屏氣不息謝氏得之攝齊之說胡氏推之亦善

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止用以指畫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

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曰趨進翼如何以知進字必為衍文也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曾氏以為音義作退者亦誤

或問所謂命圭者何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為瑞節其具見於注疏矣曰上如揖下如授其說不同何也曰儀禮有授如爭承下如送之文應與此同而注疏不類未詳其說今且據此論之若如舊說以下為下堂則是時已不執圭而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

循之文不當系於其下矣禮有執國君之器則平衡之說而左氏記子貢譏哀公邾子執圭高卑容有俛仰故以此但為奉之平衡不高不卑之意於義為安也曰享禮注疏與諸說不同何也曰注據儀禮當從之以為燕享者誤矣且燕享之禮亦自不同不得并舉也曰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

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

或問色有正間奈何曰青赤黄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黄合而成緑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黄黑合而成騮此五方之間色也曰侯氏以紅紫為上服之飾何也曰此說誤也曰表而出之舊說以為必加表而後出今說不然何也

曰若如舊說則當云加表而後出不得云表而出之矣故諸家雖皆因之而范氏獨謂絺綌出於表表不可以親膚則固已如今之說矣但其說不甚明白故不得不自為說耳曰寢衣之簡何以知其錯出於此也曰以必有之辭與下章必有明衣者同知其非常日之衣矣且此章褻裘之文本自一類而忽以此攙之又似若不倫者今出之以歸於下章則彼此皆得其適矣曰寢衣其今之被乎曰愚嘗意其非被而曾

氏之說亦以為然也曰楊氏孤駱之說如何曰是亦誤矣諸侯狐裘以朝何取於善疑哉曰吳氏之說疑如何曰是亦有可疑者姑存其說可也此章之首以君子發之何也吳氏曰此篇雖雜出弟子所記至纂集而成必出一人之手故自篇首稱之皆蒙上所言以見之也獨於此章之首又以君子發之不知何謂蓋既謂之君子則不得獨為夫子之事豈自此之後皆三代典禮而夫子行之不得獨稱夫子也又不知食不厭精以下亦三代之禮耶彼宗廟朝廷聘享之禮三代行之有異於夫子者故獨稱夫子也耶此愚竊有疑之

或問不時不食諸說皆謂朝夕日中之時何不從也曰

食以飢飽為節聖人與人同耳若朝夕日中既食矣則他時不食自不待言若朝而有故乃終朝不食以俟日中則非循理者之所為矣惟胡氏以為王制所謂五穀未成果實未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欝養強熟之類最為得之謝氏說人不為飢而死雖不食可也此與下章人死無委壑之理者語氣激揚似少謹厚之意讀者詳之曰割不正奈何曰范氏得之矣邢疏所引解折牲體禮食則然燕居私食恐其未必爾

也不得其醬其物則如疏所引其義則亦當以范說為正曰楊氏諸說如何曰色惡臭惡未必如周禮所言但蒙魚餒肉敗而言耳肉不勝食之說亦未必然但食以穀為主范謝之說得之矣其曰治未病則善而遂謂疾醫施於萬民而君子不與則支矣曰惟酒無量不及亂之說如何曰程子之言雖非聖人之事其所以戒學者至矣若解此文則惟字連上文而言葢曰肉多則不食而酒無量但不使過醉耳胡氏說

得之胡氏曰亂者内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湛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葢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絶

或問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諸說如何曰范氏所謂寧不食者失其義也謝楊說亦不然葢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言其所以然者為此耳

或問寢食不言語之說如何曰范謝得之而曾氏者尤

約（曾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靜默非言時）楊氏亦通然抑亦未矣曰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也曰瓜之為必何也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其義則諸說皆得之而尹氏為尤約也曰席不正之説如何曰范謝尹得之注疏楊氏恐未然蓋曰失尊卑之序則不待聖人而不敢坐矣列女傳言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割

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亦此意也

或問儺之為禮何也曰見於周禮月令詳矣朝服何也曰大夫朝服以祭於禮亦有文也

或問康子饋藥之說曰范氏楊尹之說得之曰既不敢嘗矣則范氏所謂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何耶曰吳氏以為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服皆

在其中也

或問廐焚而不問馬何也曰退朝聞之一時之間急於問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葢必將有以告者矣諸說惟尹氏得之范氏每以教人為說非也聖人之動無非至教然以為是而必以教人則拘矣謝氏指情之說楊氏未離公門侯氏禮敬之說亦皆未然也曰陸氏釋文一讀至不字絶句如何曰於理則通然亦不辭矣曾氏又以不字自為一句亦未安

也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矣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

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而楊氏食則或恐餕餘以下又精矣

或問侍食先飯之說曰程子第二說得之然亦注疏之

舊也楊氏說則飯字當去聲讀失之矣

或問舊說君視疾則遷居南牖之下於此文何所見耶曰疾者雖居北牖下亦未嘗不東首此亦本其禮之當然非為此文設也

或問君命召不俟駕之說曰孟子之時去聖未遠其言必有據矣范氏之說恐亦有可議者蓋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耳謝氏之說雖曰人之大倫不以人廢然

實有輕君之心焉學者於此但當觀聖人事君之禮不當更作此意想也楊氏之說尤不可曉夫孟子固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矣則固無所適而不為臣但不傳贄而仕於其朝則不得同於在位之臣耳今曰不得於齊則無適不可故有不為臣之義則非孟子之意而於義亦益薄矣且天下雖定於一而君子之進退辭受固未嘗不有義也豈曰率土莫非其臣無名而必往哉況以外無所逼迫不獲

已而後委其身焉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侯氏說亦跡不俟駕者事君之一事耳豈遽為是足以盡臣道哉唯尹氏得之

或問朋友一節如何曰謝說無所歸則在我者得之其餘激昂奮厲非聖人本意矣楊氏殯而不葬之說然亦未然葢殯者殯於西階之上有子弟親戚而在遠及其月時而葬之者權也若曰殯而不葬則孔子之家此殯無時而啓不復可以行吉禮矣夫豈然哉謝

楊說不拜之意亦恐不然獨范尹為得耳

或問寢不尸諸說皆同而楊氏獨異何也曰諸說正矣楊氏之云其旁支之小義耳其論食不語寢不言者亦然

或問謝說齊衰如何曰舉衰以見斬耳未必兼功緦而言也曰胡氏以負版為喪服之在背者此蓋記者釋上文式凶服為必重服有負版者乃式之也然乎曰未可知也然家禮說大功以下無負版恐亦或有此禮

姑存其說以俟知者擇之

或問盛饌之說曰范楊得之謝氏過矣

或問曰胡氏以為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足以破此說矣大抵此等處必有闕文自不必強為之說也

或問車中之容曰禮之所以如此者為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為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之說得之矣范氏知其非止為惑人心則善而以為以禮自防視必

以禮則亦非所以語聖人也此一章在或問色舉之上

四書或問卷十五

四書或問卷十六

宋 朱子 撰

論語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以夫子所以答林放之意考之則似當以程伯子謝氏或范氏楊氏說為正如何曰彼亦以奢儉對言則儉為本故與其過而失之奢則寧不

及而失之儉則為得其本耳非正以儉為法也且安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

或問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葢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

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為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為詞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曰何以知其為門人所記也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諸說或以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審也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吳氏詳矣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

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曰然獨取胡氏之說何也曰諸說善矣而於文義皆有未協者惟胡氏為可通耳

或問六章之旨曰諸說備矣而胡氏所論記言之例亦學者所當知也胡氏曰記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問亦然則非禮矣盍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去對以降於國君者乎

或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顏淵之死先於伯魚故有以鯉死之言為夫子之設言也諒乎曰以人情考之不應

如此且王肅推信家語最為深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而未可詳也今亦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曰各言其子之說范氏以為夫子視顏淵猶子楊氏以後章視予猶父之言以為二子之才不同而皆夫子之子侯氏則又以為已之子與他人之子不同其說孰是曰范楊同而侯異然以文意考之則皆不協然二說之流一則害於分殊之義一則害於理一之仁亦其氣象之偏所發如此故此句之文惟尹氏

為得之

或問八章之說曰范侯尹氏得之其曰同道則前已辨之矣楊氏直以予指斯文而言意殊迫狹必若尹氏之云然後其言為有序耳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謂哀發於誠心故不知其慟聖人之喜怒哀樂莫非誠心之發何獨於顏子而後發於誠心哉楊氏之說亦為過之惟尹氏之言為得其平耳

或問顔淵厚葬之說曰諸說皆善惟楊氏為詳但其論不得視猶子者若有罪顔路之意恐非聖人忠厚之心也葢但言我之所以葬顔淵不如葬鯉之得宜者以門人之故耳深責門人則顔路之失亦自見矣曰邢疏以門人為顔淵之弟子然乎曰顔淵早死未必開門授徒也范氏以為夫子之門人也近是曰謝氏引王氏之說曰不得視猶子者分也如何曰非文意也夫子所謂不得視猶子者乃歎恨之辭耳若以為

分之當然則下文為無所係也

或問十一章之説曰程子至矣范吕之説亦得之但范以為孔子不告子路而尹氏深非學不躐等之説則兩失之葢學固有序而夫子之告子路正以其序告之也曰楊氏以為通乎晝夜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後本乃削其所謂當源源自見者何也曰源源自見是張子之言葢曰以漸而見云耳然張子曰學至於知天則死生鬼神當源源自見為學者而言

故以為漸而見之耳楊氏因其說以為此文而以通乎晝夜而知易夫知天者則是聖人之事而以漸而見不足以言之矣刪而去之豈其覺於斯歟

或問誾誾侃侃於前篇之訓其亦通矣乎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無不同也曰諸說如何曰是其意亦皆善矣但盡誠不偽之說於文之義未有以見其必然者殆不若謝楊之說為

近也然楊說亦既雜取諸說之意矣惟其所引英材之語尤深得之不得其死亦二家之說為勝而楊氏所論為尤精但以子路之死為傷勇之故則非孟子之文意耳至侯氏若字之訓其鑿甚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謝楊之說各有所偏蓋其情性氣象之不同如此而楊氏欲使天下之事皆至於極弊而後圖之則其害為尤甚豈懲於熙豐新政之禍而矯枉過甚以至於斯乎此章之說惟范侯尹氏為善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蓋推其意而失之夫程子所謂與己不同以釋夫奚為於丘之門耳范氏則謂夫子以子路所見與己不同而以不如琴瑟之和者譬之聖人之言豈其若是之迂哉楊氏論子路所以升堂者直以結纓一事言之則古今之勇不懼死者多矣子路之所以得升孔子之堂恐其未可專以此論之也

或問楊墨之學出於師商信乎曰胡氏論之當矣胡氏曰楊

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為出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

或問冉求學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歟然使其仕於季

氏而能勸之黜其强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强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葢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

或問屢空之說曰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葢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諸先生亦或

從之誤矣惟范氏不從而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為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僻而晦也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然考程子之說則但為去夫利欲之私耳雖非文義然理則不差至於呂楊則又過而不知所止矣夫易所謂不遠復者豈若佛氏覺速念止之云哉曰若以呂氏之說言之則貨殖而屢中者正為虛中受道

之反矣曰吕氏之說程子非之當矣不得復引以為說也曰程子諸說如何曰所論州舉學試之得失者可以警學者較計之私日用之間所當深察其曰子貢之知亞於顔子則張敬夫以為夫子嘗問其與回也孰愈至此又並稱焉則所以進之也遠矣亦其言之一驗也其一說以命為爵命則恐或未安耳
或問善人之說曰此文簡奥有不可知者今考衆說而反之於心惟張子及程子循塗守轍之說為善而楊

氏亦為得之但必以孟子之言合之於此則為費辭耳聖賢之言各有所止不必强說而牽合之也或以為善人不循轍迹則亦不能至於聖神或以為不循善人之迹則亦不能至其閫奥是二說者或引其進或原其初而未嘗答其所問則未知使之以何為迹而踐之耶或以為不踐為惡之迹則以本文觀之又未見其果為為惡之迹也或以為不蹈古人已成之迹則古人已成之迹皆聖賢所以垂教於後世者又

安得不蹈哉凡此數說皆有所未安者故特以程張之說為正耳

或問論篤之說程子兩義不同如何曰是亦可通然以是字文勢推之疑前說得之為多尹氏葢用程子說而上一句用前說下一句用後說其擇之亦不精矣

或連上篇為說者亦非是葢子張嘗有堂堂之譏故誤以色莊者繼之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楊氏得之矣范氏以稅人

為不可專而為仁由己則可以不待父兄之命則是夫子之告子路專以稅人之事而告冉有專以為仁之事也謝氏為勇者徒行而未必中義則是夫子不為其有父兄而特救其不合於義也以文意求之恐皆非是葢夫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有無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縮而有不勇於行之失故各就其偏而救之夫子之答公西華固已明白豈可舍此而自為之說乎故惟敬夫之言

本末為備然諸說或引成德達材因其材而篤焉者
正與救失之意相戾亦其小失也
或問程子之言顔淵親在不得為夫子死者如何曰以
其下文搏虎之云者推之則不得有是言矣疑記録
之或誤徒得其設為辨詰之辭而不得其所處之正
意也且遺書所記此條之說不止如精義所載者大
抵相死之說為多亦可以考其意之所歸矣此類學
者尤當精考蓋大義所係不容於誤也胡氏亦嘗論

之乃程子之遺意然其言尤簡約而明白今附見於此可以證程子之說云或曰顔淵若死於夫子之難其如顔路何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閭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弟子之於師乎其可不可當未行而預斷不可臨難而始謀也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章之旨但見師弟子之分臨難有相死之義而顔子之於夫子其恩義為尤重使夫子遇難則顔子有相死之理耳呂氏之說與楊氏所論天喪予之章其病正同且以顔子志道然後如此又似以計較利害為言而不見恩義

之所存者抑夫子之死道之在夫子者既不幸而喪之矣已又以死從之則道之在己者又將自滅之也然則其於利害無乃反有所不審乎曰謝氏果敢之說如何是蓋避程夫子所謂遇害不當言敢不敢者然似未察乎文義而過疑之也若以呂氏所謂死戰者言之則敢與不敢胡為不在我乎至程子之讀死為先則本韓子之說而胡氏亦已論之矣

或問由求之為具臣也奈何曰諸說善而楊氏尤備然

然其後本乃悉删去而直以格君心之非為說高則高矣恐不如前本之正而慤也又曰一條尤詳弑逆以下或從一事即不得為大臣此意尤切也胡氏張敬夫說亦有所發明云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况使李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心豈不潛消於冥冥之中乎張敬夫曰弑父與君不必由求而知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徇而已矣未遽有悖逆之心也履霜堅氷之不戒馴習𨈆趺以至於從人而弑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賢歟　曰謝氏以由求為事事非事道者如何曰如此則事道者乃

在於事之外而見於事者皆非道也大抵謝氏之說多如此觀其所論四子言志以曾點不著一事而以三子為未識道體則可見矣且書所謂事事孟子所謂事道者所指各異不當引以為對而又分别其精粗也

或問子路所謂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不之許也而謝楊尹氏皆以為不然何哉曰楊氏之說高矣夫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胄子

數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未成之才者葢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范氏葢得此意然猶必以讀書為言則似不足以解諸說之疑者然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始終古今得失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用乎以此而論則范氏之說正為不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為卑而

不之察耳殊不知好高之弊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侯氏以為社稷民人固可學而猶謝楊尹之説持其所謂學詩學禮之後者則猶為有序云爾

或問何以知四子以齒為序也曰洪氏以為子路少孔子九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而點參之父也則其齒或亞於子路矣曰何以知浴之為盥濯祓除也曰漢志三月上巳初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

引此為證是也韓李疑夫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沿葢不察乎此耳曰何以言曾點之見道無疑心不累事而氣象從容志尚高遠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葢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閒暇志尚之清

明高遠為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曰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萬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

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或曰謝氏以為曾晳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者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抑觀其直以異端無實之妄言為比則其得失亦可見矣曰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

貶辭固已可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曰惟求非邦以下舊說皆以為孔子之言何也曰彼亦見其不以曰字起之而不察夫前乎此者求爾何如赤爾何如之說皆無曰字也且他書之例其若此者尤多是以晁洪胡氏皆以為問答之辭而今從之也

四書或問卷十六

四書或問卷十七

宋 朱子 撰

論語

顔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或問克之為勝何也曰楊子固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矣而此書之說自劉炫發之其說曰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其

嗜慾身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迫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也克已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炫言如此雖若有未瑩者然章句之學及此者亦已鮮矣曰顔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為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

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葢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

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以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為獨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為體矣然夫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

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復以此告之也葢禮為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已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已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内者也非禮而莫言動者謹其自内出而接於外者也内外交進為仁之功

不遺餘力矣顔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顔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髮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曰諸説如何曰程子至矣然記録所傳不免有難明而似可疑者亦有謬誤而真可疑者如曰公言克巳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

非道此皆言道之無所不在雖言之有失而道則未嘗可離蓋惟道不可離是以知其言之失而不得適耳非以為道無是非得失言之雖失而不害其為道也如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者言德盛仁熟自然中禮無所待於勉強而非為學者言也如曰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者言能復於禮則仁心自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與禮為一物也如曰禮者理也亦言禮之屬乎天理以對己之

屬乎人欲非以禮訓理而謂真可以此易彼也如曰事事皆仁言所行無非仁者而後人得以是稱之非若呂謝游楊之説也如曰克己盡仁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亦若其言仁禮不異之意也此皆其難明而似可疑者也各以是説通之亦可以無疑矣若曰克己自能復禮不必學文若曰有諸中則無不中理愼獨敬義所以為克己復禮若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即禮若曰敬則便是禮無己可克凡或過而失

中或亂而無序是則真可疑而不可通者豈其記録
之誤耶惟其所論克已為道之說偏處自克已之說
視聽言動之說心廣體胖之說天下歸仁之說則其
所以發明深切無可疑者至於四箴則又精確縝密
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已
復禮之事也曰内安誠存而内静專則吾心之德於
此其得之矣是固未嘗遽以禮仁為不異而亦未嘗
以為有待於他求也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

范氏之說則其躁甚矣呂氏專以同體為言而謂天下歸仁為歸吾仁術之中又為之贊以極言之則不免過高而失聖人之㫖抑果如此則夫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乃特在於想象恍惚之中而非有修為效驗之實矣謝氏以禮為攝心之規矩善矣然必以理易禮而又有循理而天以我視聽以斯視聽自然合禮之說焉亦未免失之過高而無可持循之實蓋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其所以為操存持守之地

者審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然則又何規矩之可言哉其言克己之效則又但曰克己之私則心虚見理則是其所以用力於此者不以為修身踐履之當然特以求夫知之而已也至於游氏之說以為視人如己視物如人則其失近於吕氏而無天序天秩之本且謂人與物等則其害於分殊之義為尤甚以為非必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者則又陷於釋氏頓悟之說以啓後

學僥倖躐等之心以為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縱耳所聽而無姦聲則又生於莊周列禦寇荒唐之論若以聖人為恃其中心安仁之故而有意於縱其視聽者至其所論仁聖之辨則又以博施濟衆為言則於夫子所以告子貢者似有所未察也楊氏以為先克己而後復禮以閑之則其違聖人之意遠矣惟尹氏庶幾近之然其以理易禮而遂以復禮為仁則亦失程子之意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修已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已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内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為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然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天下歸仁言之仲弓可邦君佐之任故以臨民及物在邦在家之事告之亦各有當也曰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而

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是對而記之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但無怨之說恐未安張子亦然呂氏則固以怨為人之怨已矣楊氏所謂仲弓由是守之可以為仁而已者若有以之之意焉夫聖人之言貫徹上下其所以告人踐修之法猶大匠之規矩羿之彀率也功力之至不至則在其人耳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非先以是為限約之也使仲弓因是言也而盡其力焉至於從容自得而敬恕之名

亡亦何害其為聖豈必克己復禮之云然後為可允也哉

或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訒葢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耶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曰游氏之說如何曰是又自為一說然本文以仁者為言則猶立人達人指其人之身而言之也又曰其言也訒則固謂是人之言發之不易也

是與孟子浩氣難言之說亦不得而同矣曰謝氏心有所覺謂之仁者信乎曰吾於觀過知仁之章既言之矣而侯氏以為謂仁者心有所覺則可謂心有所覺謂之仁則不可者亦得之矣且程子以穀種喻心而曰生之性則仁也今直以為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亦失其旨矣其後又以可識知味為言則又首章之失也

或問四章之旨曰此章本末范氏得之特其所謂先正

其心而後興之入德者其語有未粹耳謝楊不推內省之意而專引仁勇之説以明之其亦無所當矣尹氏雖以内省為言然其説與章旨向背似不同也

或問司馬之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嘗欲弒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曰有命在天之不同何也曰張子謝氏言之矣在天之説若不同者然隨其所遇而貧富貴賤當然之理無不在焉則二説亦互

相發明也若范尹氏知命樂天之說則其語意踈矣蓋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欲其知此而有以安之耳令但曰當知命而不曰安命則知為無益曰當樂天則樂天者乃聖人之事人雖知其當然而豈易及耶若曰順天其可也曰四海兄弟之說如何曰謝氏得之矣胡氏謂意圓者葢得諸此楊氏歸仁之說首章已辨之令不復論然其施之此章又將有流於墨氏之失學者亦不可以不審也曰程子之言敬

而無失者奈何曰此言人能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也子夏之言本不為此程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耳曰其論張子之說如何曰是亦至言而學者所當守也曰范說他義如何曰其疎之甚亦不待辨而可知矣

或問何以言膚受為切於身也曰易曰剝牀以膚而象以切近災也釋之且傳亦有瀰缺及膚之言則凡言膚者皆為切於身無疑矣蓋譖為毀人之行愬為伸

已之寃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感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若以膚受為微淺之意則與浸潤何以異而其不行不足為難矣此章之旨惟楊氏為得而蘇氏之說亦中不明不遠者之病學者所當深戒也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閒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曰諸說如何曰范氏譖愬不至之說欲以高出乎聖人而亦

不入堯舜亦惟察之而不行然後能使其有所懲無所售而不至若不能察而辨之則又安能使之不至哉此可以談之以為高而無可行之實殆不類其平日之言也呂氏諧愬二字得之而又下文所釋於文辭意義皆不可曉謝氏遠字之說亦有可觀然恐不若蘇氏楊氏之說

或問七章之說其說可得聞乎曰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其

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戒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足以信事其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曰然則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曰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蓄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為民者而

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其大義則諸説皆得之而程子為尤至惟吕氏以去食無信為均死而不若守信者則恐非聖人之意蓋不得已而去之者則去信所以求不死也今以均死而後不為不信則固已不免乎謀計之私矣若使其去食者死而不去信者則又將若何而處之乎

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容而辭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辭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

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曰諸說如何曰范楊侯氏為一說謝氏自為一說而尹氏推焉要當以范楊侯氏為正但范以駟不及舌為戒人之辭則非是葢此正為子成發耳若謝氏以文質為不能以相無則善矣然虎豹犬羊之云則有正相反者不知其何以通之也尹氏既曰不能去而又曰不可去擇之不精亦何甚耶

或問洪氏以為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

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葢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諸說如何曰諸說皆善而范氏楊氏尤為詳盡但孰與之說侯氏不同今當以侯為正耳葢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

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葢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斂之意若如尹氏之說以為民足則無人與君以不足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則恐非文勢之所安抑其言不信出於利害之間殆非有若之意也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也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

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内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曰諸說如何曰謝氏為得之然亦有所未盡聖人

言此正欲學者審而戒之以辨其惑而彼專以知之言則不盡乎聖人之意

或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曰諸說如何曰蓋皆得之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達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令侯氏以四者為達道則既差矣又以為先王達此道於天下則又非

達道之所得名也

或問片言折獄之為半言何也曰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曰宿諾之說以宿為豫諸先生皆從之葢嫌於不越一宿以償其諾為太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為不濡滯遷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諸說如何曰此無他異但范氏宿諾之云語意不容楊氏專以果毅為言則程子已辨於前矣

或問聽訟之說曰范楊之說當矣范氏兼舉本末而言

其理尤備然楊氏專以本言其得之亦多矣謝氏以訟不待聽而決為無訟恐非聖人無訟之本意不知其何必為此衍說也胡氏吳氏說亦可取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深顯夫使人無訟之難也○吳氏曰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聽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何若皆曰云云然後孔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言使民無情實者不得盡其欺誕之辭不敢自欺其心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各有發明特未完備惟范氏以成為稱則不盡聖人之意自與君子處以下其推言之

意則善然亦亂本文之旨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略同惟楊氏以禮齊之者為贅說耳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惟張子范尹為異然於文之義則有所不通楊氏推本不欲之意善矣然以為使民皆知此而不為盜則恐其過也此章之意但為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不為盜耳夫已嘗為盜之人安能使其皆知有貴於已者而樂之哉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略同惟楊氏通三章而序言之為近於鑿耳侯氏意最詳備然亦太侵此章之意大概專勉康子以為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者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以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以謂之達矣曰程子以明達為言者

非歟曰是於文義若有不然然其論務實而不近名以下則至論也諸說如何曰聞達之辨吕氏最為得之尹氏次焉謝氏以名聞四達為言者乃子張之所謂聞而非夫子之所謂達矣范氏論質直好義察言觀色在家之說意象皆正而所指者狹不足以盡聖言之藴其所謂通乎聖者又非此章之意也楊氏以察言觀色為在已亦非文意夫以已之言為可察猶可也已之色又安得而觀之乎慮以下人之說則謝

氏尹氏得之而范楊氏之說亦狹而有所未盡況夫
謙恭下人者乃理之當然非有為而然也今必以求
益為仁而後下人則吾之所以下人者非出於誠心
之自然而出於較計利害之私耳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崇德之說范氏大概得之特所
謂上義下利義字比事字差重蓋曰義所當為之事
耳其以上下二字訓先後則為切當也謝氏以為志
在於事而不在苟得者亦得之然此所謂得非專為

苟得也凡有得心則於所以崇德者為有害矣侯氏以為其進於道則其失為甚蓋其意若曰先能從事後必有得云爾若果如此則與聖人之本意幾何而不相伐也耶楊氏之病蓋亦類此尹氏所謂不計利者善矣然又不見其事以為先之意蓋皆不若范氏上下之說之為全也修慝之說范謝楊氏皆得之而謝尤切侯氏以遠怨為說似慝為怨慝之慝如此則是為畏人之怨已而後不敢攻人之惡也况樊遲所

問三者皆在已之事又不應以他人之怨雜之尹氏於攻其惡者得之而於所謂無攻人之惡之意有不察也辨惑之説范楊侯氏得之謝尹之言亦善但皆以知忿之為害而不能懲為惑則又未然葢聖人之意正以其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為惑欲其懲之於此以辨焉耳葢夫子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忿怒豈各因其有是失而警之耶曰楊氏所謂聖賢之異者如何曰以文考之

殆未見其有異也楊氏之意豈以其悠然者為從容自得而詠歸者猶未免有所作為也耶以是為言吾恐其淪於老佛之空無也其所謂遊焉息焉無非學者則足以發明言内之意矣但以為自令觀之可以見其如此則可若以為記言之人本有此意則恐亦未必然也

或問樊遲之問仁智夫子所以告之者亦明白而易知矣而樊遲猶未達何也曰曾氏之說得之矣曾氏曰樊遲未

達者疑二者之相悖也蓋知人則有分辨愛人則無之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二者可以並行而不相悖也遲退而問子夏又以為夫子所言者答其問知而已子夏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智也舉直而民遠於不仁能使枉者直也其餘則諸先生盡之而程子之說為尤善也曰范氏之說如何曰蓋用程子之說特所謂費而隱者非中庸之旨而富哉之義不若楊氏之為當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范氏爭友之云過矣所謂爭者亦忠告而善道但其不可而止則以厚

薄為淺深耳呂氏善術誘掖之似非文意葢所謂善

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

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若但曰以善道

之則所謂忠告者固已包舉之矣又何為贅於辭乎

尹氏葢用說知而已以其義合也易其所謂異於君

親則其義加審矣曾氏以為人有過而告之曰勿為

此則其所謂忠告也道之曰當為此則所謂善道也

亦為明白然恐亦近於呂氏之說

或問以文會友諸說之不同如何曰以文考之竊以張子范楊之說為安而范氏所謂文者德之著則未然若謝氏以文為威儀則失之過矣蓋朋友之會然後有威儀非以威儀而會朋友也況朋友之會亦與其切磋講習之益苟徒以威儀為事則賓客而已矣豈朋友之謂哉若侯氏則吾有不知其說者矣張子說精義印

本末詳

四書或問卷十七

四書或問卷十八

宋 朱子 撰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凡二十九章

或問先之勞之人為一說何以獨取乎蘓氏曰身先之先其義明於左右師保之為先身勞之勞其事切於佚使勸相之為勞也故蘓氏云爾而張子亦不約而

同馬吾是以取之爾

或問二章程子之說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然斯語也舊本或誤列以為一條則全章之旨首尾衡决而皆失之矣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也請問諸說孰善曰諸說皆善而獵晁吳曾氏之說亦可觀焉獵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常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奸人為無小過張尚胡廣李林甫盧

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出矣○晁氏曰是時魯之侵官濫刑賢才廢棄皆季氏之為也仲弓正乎季氏季氏正乎魯君則其為治也何有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為小過之未可赦獨患賢才之不知仲弓真可以南面哉○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從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季路之責又不若冉求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曾氏曰季氏以閔子騫為費宰又以仲弓子路冉有為宰皆取諸孔門德行政事之科亦可謂得人矣然閔子獨去之而不顧此其所以為顏閔與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程子所論西監申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間也范呂皆以正名為

盡道者過之此章所謂正名者亦曰姑從事物之名各得其正而不紊未遽及此也然極其言則亦必至於此而後止爾謝楊氏以為禮樂不興則無教而廉耻和睦之風衰故刑罰不中亦非也此方自為政者之身言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然後主於民而言耳故獨范氏之說為得之而其所謂暴慢鄙詐之心入者亦似衍說葢但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則凡天下之事皆無序不和而其施之刑罰必無自而能中耳

或問四章之説曰諸説皆善但尹氏小體大體之説非孟子之本意爾

或問五章之説曰諸説人情物理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莫不具於詩誠能誦而通之則授之以政無不達矣楊氏以為知王政之廢興則不足以盡風人之情謝氏特以為窮理則又不足以舉事變之實也楊氏又謂得其所以言斯能專對以楊子雲之本語推之亦似過高矣侯氏以為詩可興可觀可羣可怨故學之

者如此則亦太漫直以可興可觀言之則庶乎其可爾尹氏以為詩者政之所繫語既倒置以釋此文亦不切矣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范尹氏為一說呂氏為一說謝侯氏為一說然各有所偏不若范說之為備也曰然則其相似也亦有稽乎曰蘇氏言之詳矣蘇氏曰按世家當是時魯哀公之七年衛出公之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譏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于越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亦同然皆有不事事之意獨胡氏之說為備爾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彌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弗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

或問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曾氏尤佳曾氏曰孟子曰鷄鳴狗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適衛庶乎之言殆謂是歟然人之聞其言也必以為常談而置之置之則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亦善但謝氏拔本塞源略法先王之語為不可曉爾曰孔子之言如此然其為魯司寇聞政亦久矣而未見其效何也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會齊于夾谷孔子以中都宰攝行相事以禮折齊齊人歸田魯之國勢已强矣至十二年夏墮三都是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之時也而少正卯已誅男女已别于塗商賈已信于市矣郈費既墮圍郕弗克於是桓子聽公伯寮之譖受齊女樂之饋至十三年春郊不致膰俎于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其明年築圍大蒐若孔子為政則不為此可驗也然則孔子為大司寇終歷三時又不得專其政而其功烈已如此使魯擧國以聽而又及于朞月三年之久則其效宜如

何哉愚按胡氏所說年數與周公孔子世家皆不合葢以意言之爾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勝殘去殺云者下之殘虐可勝而上之刑殺可去也勝殘之說程子得之去殺之說謝氏得之參而取之可也楊氏以可繼為言則於聖人之意有未盡者善人雖有可繼之道而無其人以繼之亦安能以成勝殘去殺之功乎程伯子舉進士時嘗有對策論此數節甚詳而精義失之學者盍詳攷之則聖人之指見矣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范尹并以禹湯為證則其說無徵而費於辭矣范氏又以漢文帝唐太宗為言則尤失之文帝太宗能富其民則有之至於教則猶未及也又安能使其化民而一於仁乎二帝之治文帝為優然以賈誼流涕太息之言觀之則當時之風俗可見

而況太宗略無關雎麟趾之意又豈足以庶幾成康之萬一耶謝楊以為為當時而言亦未必然蓋通論其理當如是爾

或問十三章之說何以異乎六章而複出之也曰晁氏以為此專為為臣而發理或然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程子范氏得之矣而謝尹有不同焉者何也曰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夫君之官

職則所謂政也季氏之家政則所謂事也冉子之所得聞者季氏内朝之事耳政則康子必將合諸大夫而謀之外朝非冉有之所得而與也冉有以家事為國政故夫子抑之程范之説可謂無以易也必若謝氏之説則政事之名以冉子之賢而不能知其辨也魯君大夫又安知其為政而以問之孔子乎若楊氏則又但言以事為政而不指言其為何事辭亦太簡略矣其引夫子之言為政亦不如吕氏之説為實也

曰或者以為此季氏與其家臣謀國政於私朝而不使諸大夫與焉故孔子為不知者而微辭以正之如何曰此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姑存而攷之可也

或問十五章之説曰諸説皆善但范氏聽言納忠之説為未足以該聖言之意耳吳氏之説亦有可觀者焉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競競業業以媚已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少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

克終也嗟乎曾之衰也豈獨三子之過歟抑嘗詳味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如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此又言外之意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謝尹兩句各為一義諸說皆相因為義皆各得其一端合而論之則善矣然夫子所以告葉公之本意則但如謝尹之說諸說蓋其餘意耳范氏所謂近悅本於親親者夫子之言未有此意然其所引之詩則當矣楊氏引書殊為不切尹氏來之

二字文勢若有未順云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楊氏以見利為言而遺其所謂小者為未盡聖人之意耳張敬夫之言亦為得之張敬夫曰欲速則急于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狥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為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

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

曰諸說如何曰范氏推廣言之甚善至於本章之旨則楊氏之說本乎情謝侯氏尹氏之說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也邪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

可乎哉況孟子所謂情乃指下文四端之善而言而所謂若者未必其果為順也讀者詳之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讀者宜深味之范尹亦平正有味謝氏屏氣之云則已奇險矣與人忠又與惻隱初無干涉而所謂非不可棄不能棄也者則尤過高而非聖人之本意也楊氏安土敦乎仁之語亦非學者之事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小人雋實之說至矣其次呂

謝得之而晁氏亦有取焉晁氏曰尊義于已不窮于外士之上也僅能有義于已而未能不窮于外者士之次也孝弟稱于鄉黨特行已有恥之事也曰行已有恥為使不辱亦何足以為高而夫子以為士之上邪曰是二者汎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茍賤之行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

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或問狂狷之說曰楊氏侯氏以狷為不及非也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謝氏之說得之矣然狂狷猶可取也至於無常則不可知矣故下章次之

或問不占而已矣之義何以闕之曰不通也諸家之說曰易所不占者一也曰不待占而必凶可知者二也曰無常不可測度者三也曰巫醫不誠則用之者必有凶禍四也曰不玩其占者五也曰無常之人占決亦

無所據六也是皆有所不通而不玩其占之說為庶幾焉然亦未敢信其必然故姑闕之以俟知者耳或曰不占自為一章亦無來歷不知其何所指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尹氏大意得之而辭有未盡謝氏出處語默之說似非此文之本旨也吕楊侯氏語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為證也葢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

争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内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吕王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

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為齊景公梁丘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

或問二十四張之說曰范謝得之雖皆以知人取人為言然是亦可以為學者脩身之驗矣但范氏所謂審其所以好惡者文勢反戾若曰審其好惡云者則於義為得矣謝氏引孟子以為證則不類葢孟子之意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多寡而夫子以人之善惡

決於好惡之公私一則救偏聽之失一則核義理之真言亦各有當也尹氏善惡可知之說疑衍惡字蓋此方論人之善不應以惡而併言之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各有發明而皆未盡亦有援據疎濶而不切於文意者洪氏張氏說亦類此洪氏曰君子任理小人任情君子不以己之有餘而責人小人不以己之不足而自責張敬夫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悅者正大之情也其所悅者義理而已而非悅人之悅己也故悅之不以其道則不悅與人為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

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諸說得失同於上章惟楊氏為得之但其立言傷巧不若直以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驕盛氣釋驕之形則讀者對互以求其有以自得之矣

或問近仁之說曰程子楊氏曾氏得之曾氏曰剛則必能無欲毅者必能力行木者無令色訥者無巧言天資如此故於仁近之謝氏之說機警有餘然四者本以質言而仁非知覺可訓則亦誤矣

或問切切偲偲之義其詳奈何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强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子路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范尹氏直以切切為責善偲偲為進德而謂子路不足於中和則其大概亦頗得之但所其所以責善而進德之曲折則其言之有未備耳謝氏以為能使其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為修身之效其意雖善然夫子所以告子路其始未及乎朋友兄弟也亦

教子路當以如是三者而已謝氏乃以其下文解繹之辭為正意恐其考之或未詳也楊氏語意不明然細尋之疑其意葢亦以切偲為責善而謂朋友之交既親然後得以施其責善之義爾子路行行則於朋友之交有所不親故孔子告之如此欲其致親親於朋友然後得以施其責善之義也此亦未有見其必然使其果出於此則夫子曷為不直告子路以致親於朋友而預告之以致親以後之事耶且朋友之交

而以致親為先責善為後則其始合必有不以正者

此說之流恐其弊不止於文義之間也

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言之詳矣吳氏曰白虎通曰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則民人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有所教矣

四書或問卷十八